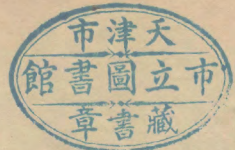


在官法戒錄





在官法戒錄摘鈔卷之三

桂林陳宏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發摺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

臨川李安瓦書臣參校

法錄下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吏補萬年法曹。高祖武德初。上書言事。至誠慷慨。據義懇切。絕無所諱。帝大悅。以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後累遷大理卿。出為陝州刺史。致仕。始伏伽拜侍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於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問。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一

其有量。伏伽與張元素。在隋時皆為令史。太宗嘗問元素。官立所來。深自羞汗。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唐書以小吏得微職。能於上前慷慨論事。不畏逆鱗。則為吏時。必能主持公道。扶植善類。不肯顛倒曲直。陷人於罪。晉者也。及驟膺寵命。喜色不形。廣坐陳說往事。不以小吏為諱。由其胸襟遠大。自立不苟。惟覺吏以人重。而人不以吏輕耳。

張元素。蒲州虞鄉人。仕隋。以令史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也。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釋之。入唐。

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卽位。問以政對。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帝稱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中。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極諫。帝卽詔罷役。賜綵二百疋。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累遷右庶子。後以鄧州刺史致仕卒。同上

張公見執於賊。而邑人號泣請代。至千餘人。其言曰。無殺清吏。曰善人解體。則其自令史。以及爲戶曹。其廉而且惠。有以深入人心。可知矣。至於幸東都。造洛陽宮殿。是舉也。勞民傷財。不可勝計。元素極諫止之。所全不少。宜乎魏鄭公歎其爲仁人之言也。吏苟能不貪財賄。有恩及人。則患難可以全其生。得志可澤及于人。吏亦何憚而不爲此耶。

湛賁爲郡吏。其妻與彭伉之妻兄弟也。伉登第。妻族賀之。坐上皆名士。獨飯賁於後閣。賁自是悔悟。發憤攻苦。後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爲湛

郎橋。語林

湛賁亦所稱有志之士。故能因一坐之屈。而悔悟發憤。至於登第也。最可笑者。彭伉與湛本屬戚誼。乃因其爲郡吏。而侮慢之。繼聞湛第。至于失聲墜驢。何其鄙陋無識。一至於此。是可以戒世之輕棄吏胥者。更可以勵吏

胥之能自立者。

柳玘。謫授瀘州。郡守渝州有卒磨音如秀才。卽都校。卒居

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柳。獎飾甚勤。子弟以爲太

遲。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押衙之子。獨能好文。苟不誘進。渠

卽退志。以吾稱譽。人必榮之。由此滅三五貞草賊。不亦善

乎。智囊

人之聰明者。不趨于正。則入於邪。以押衙之子。粗知大

義。必獎進之。以葺盜風之漸滅。况府史胥徒。類多機警

。而知文者爲之。如能誘之以道義。使歸於良善。公門中

多一行善之人。卽少一作奸之蠹。豈不美與。吏之知文

在官法戒錄抄卷之三

三

者。慎無輕自棄也。

陽城。字克宗。夏縣人。少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

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後爲諫議大

夫。以直言貶官。出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時賦稅不登。

觀察使遣判官督賦甚急。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

政拙。考下下。遂自繫獄。判官大驚。去。唐書

欲竊讀官書而求爲吏。其好學何如者。爲諫官則直言。

爲刺史則恤民。皆從讀書明理中來。今吏胥之素誦文

理者。公事之暇。盡可披覽卷帙。以長其識見。卽或不能

讀書。而官衙所事。凡關典章制度。人心風俗者。肯一虛

心講求。其有裨於實用不少矣。若視爲附勢營利之數。則壞心術而辱身命。豈不可惜。

裴晉公爲盜所傷。刺隸人王義。扞刀死之。公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擢王義傳者十有三。國史補

裴公一代名臣。其傷而不死。雖有鬼神呵護。亦賴隸人之扞刀不顧也。士大夫身膺顯爵。泯沒無聞者。何可勝數。王義一廝養之卒。宰相親祭之。進士爭傳之。身後之榮若此。人之顯晦。寧在勢位哉。

王藻。潼川人。爲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之。因遣婢餽猪蹄十臠。及歸。紿云。送三十臠。藻怒。酷掠之。婢不勝痛。誣服。遂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四

杖逐之。妻告之故。因曰。君日持錢歸。我謂必鬻獄而得。姑以婢事試之。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切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杻追求。只爲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願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卽棄家學道。後賜號保和真人。臣鑒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人根器固好。亦賴賢內助之善於點化也。世有昧心取利。剗他人之肉。以供妻子之歡。

而妻子亦且喜其夫之善于攫取。共圖安飽也。豈知其所從來。有大不忍言者哉。

汴州白岑。有發背方甚驗。自云得之神授。每治一疾。必索

厚。酌。有。驛。吏。張。好。古。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療。疾。不。效。後。岑。爲。虎。所。食。有。一。小。囊。遺。於。路。適。好。古。奉。差。過。此。拾。得。之。真。方。在。焉。始。知。向。日。之。假。也。

言行  
彙纂

好古爲吏。肯出重價。買藥方。以救人。則亦公門中之好善者也。至于白岑以一藥方。而得重價。尚以假方給之。貪饜無饜。虎噬之報。亦云巧矣。囊遺真方。所以報好古也。好古由此可以救人矣。噫。人有不得已之急難。到官時。求主吏。秉公一言。剖白周全。不啻病者之求方。乃或受其財。而不告以實。其人之飲恨。何如。恐亦不免虎噬之報也。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五

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被殺於家。但失其首。奔告妻族。以壻殺女。訟于郡守。刑掾既嚴。遂自誣服。獨一從事。疑之。謂使君曰。人命至重。須緩而窮之。且爲夫者。誰忍殺妻。縱有隙而害之。必爲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託暴亡。今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請爲更讞。使君許之。從事乃遷此繫於別室。仍給酒食。然後遍勘。在城作作行人。合各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文狀。既而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中一人曰。某于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卻一奶子。於牆上昇過凶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

發之果得一婦人首令訴者驗認則云非是遂收豪家體之豪家欵伏乃是與婦私好殺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婦衣衣奶子身屍而易婦以歸畜於私室其獄遂白貴

凡獄官司或難驟明從事者從旁推勘其疑似虛實無不悉知第恐以賄託之有無爲出入耳此獄情事甚幻從事一片公心爲之推究卒能昭雪奇冤豈非千古一大快事哉念人命之至重仁也知案情之非實徧訪作行人而得其首智也不阿順本官而救其枉斷之失忠也一事而三善備焉求之士大夫有不可多得者使君亦何幸而獲此也惜其各姓不著耳

在官戒錄摘

卷之三

六

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苗意及求登公輔幸歿既久其子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復遣家人賫黃金數十斤伺於逆旅問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卿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南唐近事

故官之子薦一官而厚贈之不負所託已屬高情至謝其請謁尤不欲以德自居也具此誠量自是公輔之器豈有埋没于掾屬者耶

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少爲縣吏折節讀書成進士除大理評事通判澧州吏多緣簿書乾沒爲姦恕盡摘發其弊以強幹聞爲營田制置使太宗論以農戰之旨恕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事皆以募致衣食仰給鄉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拜鹽鐵使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器之親題殿柱曰貢鹽鐵御史將立茶法恕使商人各條利害列爲三等曰下等固滅裂無足論上等計利刻深此商賈之事惟取中等兼濟公私稍裁損之可以經久于是著法財貨流通眞宗卽位加戶部侍郎命條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因曰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後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遂啟封禪之事知貢舉薦王曾爲首以疾求解任薦寇準自代準爲三司使檢恕前後興革事葺成一冊及鐫其舊榜詣恕第判押自是計使迭循其舊貫卒贈吏部尚書恕多識典故精于吏理前後掌計柄十餘年人莫敢干以私云南府志恕爲縣吏折節讀書成進士則凡給事縣庭之時無非讀書有得之地卽事卽學已與尋常爲吏不同更與尋常讀書不同矣觀其歷仕除簿書之姦弊論兵農之相資雖有心計而茶法惟取中等同民利也雖司府庫而奉詔不言充實沃君心也舉薦皆一代之名賢興革爲



三司之法。式有體。有用。宜古。宜今。非爲吏而兼讀書。焉能如此。人母謂吏可不讀書。而讀書無裨于吏也。

李處厚知廬州。值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藏

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吏

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同。日中覆之。

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

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夢溪筆談

此老吏事非切已。肯獻驗傷秘法。使冤者得伸。其存心

亦厚矣。身當職役者。何可不細心體察。反從中得賄混

行捏報耶。

在宮廷錄摘鈔卷之三 八

相府書吏。張日新。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

尊。兵威已振。日新時在學士院。爲筆吏。仍兼衛王府書司。

密白衛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隣國。不當素以爲

弱也。衛王是其說。遂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勵。蓋吏胥亦

有識義理者。文字之不可不檢點如此。癸辛雜識

一字推敲。深關國體。其識見高于玉堂學士矣。甚哉吏

之不可不學也。

黃鏞充泉州解試官。校文日。有一卷黜落。晝寐。忽夢一老

嫗言其夫。曾爲州司推歛吏。嘗活二罪囚。有此陰功。故上

帝敕。吾孫當預鄉薦。今其卷已攜在案上矣。早起。卷果在

案。弔後二場看。則論果可取。因取充數。及揭曉視之。亦甚

平平也。建吉錄

能于無辜者。死裏求生。則應舉者。自當失而復得。此天人感應之理。非故神其說也。

梵公宋時爲邑皂隸。邑令刑峻。杖責血流。方止。公用葱貯血。匿杖中。杖易見。血受杖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梵公亦遂置皂隸。不爲修煉。山中後爲大神。人生必讀書

皂隸以敲朴爲役。其術不仁甚矣。然苟心存救濟。其陰德反多于尋常之人。謂必擇術而後可以爲善。畢竟不

在。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九

肯爲善耳。

王贊。澶淵人。爲檢校吏。遷木州馬步軍都虞候。周世宗鎮澶淵。每旬決囚。贊辨析中理。問之。知其嘗事學問。卽署右職。旋領河北諸度使。五代以來。姑息藩鎮。有司不敢繩以法。贊所在發姦伏。無所畏忌。振舉綱領。號爲稱職。宋史

史論曰。王贊奮跡小校。有奉公之節。繩姦列郡。不畏強禦。由其學問之有素也。孰謂吏胥不當學問哉。

何比干字少卿。宋時汝陰人。經明行修。通律法。爲汝陰獄吏。每懇啓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爲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爲何父政。和問家居有

老嫗來避雨于懷中出一菜凡九百餘葉謂此子曰君家世有陰騭又治獄平恕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科甲爵祿榮顯一如老嫗所言丹桂籍以經明行修之人而爲獄吏又通律法必有求生不得然後死之之意與非理縱舍者有別宜邑宰之見信而全活者多也爲吏且然及爲縣尉矜恤平反者豈可勝道奕世簪纓之報理也孰謂獄中非造福之地吏胥非行善之人耶。

張慶汴人爲省司獄矜慎自持日親掃獄舍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懼于法甚屬可矜况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在官法戒錄摘鈔卷之三

加矜恤則罪人何所倚賴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囚有受枉者爲之緩詞請釋獄中多獲保全每重囚就戮爲之齋戒誦經一月一日妻病已歿復輿慶年八十二無疾而終六子皆顯人生必讀書

漢周勃繫獄嘆曰吾嘗將十萬軍安知獄吏之貴又司馬遷云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可見人到獄間生死之權半操于獄吏此地能矜恤保護陰德最大張君矜恤獄囚無微不至可生者緩詞請釋已死者齋心誦禱獄地有此生全實多後之夫婦壽考子孫衍慶夫豈偶然凡吏卒有管囚之責者不可不學其居心

行事也

處士蕭勳。擢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吏。語當道不合。劾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謔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史元

府吏之于當道多趨迎之。恐後。乃以語不合而引退。其志趣過人遠矣。三十年力學。使盜賊聞名而畏之。當非偶然。使當道能用其言。甯之府曹中人之感而為善者。豈少哉。

許衡號魯齋。當元時。徭戍繁迫。其舅氏適典縣史。魯齋從授吏事。參摭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

在晉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七

山陵州縣追呼。旁午。魯齋代舅氏分辦。因執政方怒。舅氏不敢見。先生代為應對。及還。歎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書道

魯齋先生繼孔孟之傳。倡明正學。配饗廟庭。乃其少時亦嘗從授吏事。人固不可以流品限也。觀其參摭名義

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以平執政之怒。于羣吏中。早已鶴立。雞羣矣。太息一言。純是萬物一體之心。後來希聖根基。已具于此。凡百吏胥中。當自問有此心否。有則宜提。醒之。推廣之母。使為利欲所漸滅也。

黃翊字孟翔。新建人。通春秋工屬文。元末棄舉業。為廬陵

郡掾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于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鉤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翊言安城土豪暴甚州縣畏之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憎翊木強倔強也嗾使行豪樹柵自固翊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又譁而出翊叱曰汝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但汝足稍前卽刳汝腸矣翊曰汝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滅族耶少年色動翊挺身呼而入曰汝卽殺我少年皆投刃走翊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求解且誘以重賂翊佯諾之與俱來置諸法人見翊威戟手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間大盜起蘄黃將及郡郡二

在晉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士

千石與官吏皆散走翊獨立孔子廟堂盜獲之知爲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翊罵曰死狗奴我死卽死其能官千賊耶盜怒反接於樹鄉著樹也歷一曰意其自悔抽刀斲頸曰從則祿不從則血澀吾刃矣翊大罵甚於初賊砍首而去宋學士景濂爲作弔忠文南昌府志

事有違碍輒與上官力爭必如其言而後已惟其理之直也眾人置之死地而毅然竟行制豪惡如犬豕惟其氣之壯也骨鯁本干性生忠義蓄于平日卒之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大節皎然爭光日月當日之二千石長吏對此能不愧死

徐熙爲成都吏。運使李之繩專掩骼埋胔積至千萬。熙共勤宣力。有金華街王生。死而復甦。述見真官云。上帝鑒李之繩德。葬枯骨注充顯仕。徐熙襄力著勞。與一子及弟。後李三任御史中丞。熙子果乃弟。感應事實

官司行一善事。率皆藉資于吏者也。當時李運使之吏甚眾。肯宣力此舉者獨徐。則徐亦有心人也。爲吏者無日不欲爲官宣力。但狐假虎威。營私害公。適足以賈禍受殃也。何不畱意于此等事。爲積福種德之計耶。

吉州城內徐姓。遣婢送金釵。還人婢插頭上。中途墜地。城卒李姓拾之。因隨婢行。觀其所之。婢入人家倉。皇卽出至

存官法戒錄摘

卷之三

三

江邊欲投水。李急呵而問之。婢曰。主母性酷。適命送釵還人。中途墜失。必遭筆斃。不如先死。卒還其釵。婢感謝後。婢嫁梅林渡村民爲妻。一日卒將登渡。婢力挽到家。沽酒款之。忽聞渡口喧噪。出視之。渡舟溺人俱死。李卒以畱故得

全感應事實

一守城窮卒耳。拾釵不取。復尾隨而還之。原有一段扶危濟困之心。不僅于見利不取而已。若李止於失金之所。坐待來索。而婢又不知釵失何處。婢命之亡也久矣。其後欸畱酒食。不過尋常之報施。竟成拯溺之大德。爲善之報。抑何巧耶。莫謂窮役中無善人也。

豫章大■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方。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了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廚覓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汝所食。因涕泣告以故。里長急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負歸以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持金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讓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言行彙纂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丙

胥役持片紙下鄉。百端苛索。雞犬不寧。豈知貧人之苦。至有求生不得者乎。若不因索飯喝破。傾而埋之一家。命盡里長亦將受累矣。里長中多有與胥役朋比爲奸。吸民財物。獨此里長憐貧救死。又委曲贖以多金。里長固非常人。而鄉民雖極貧。不肯昧金。亦屬難得。故兩人皆化災爲福也。

劉敏。河間府肅寧縣人。爲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市。蘆葦且載于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席。鬻以奉母。人或剽亡。以絹帛瓦器遺其家者。敏懸于梁。候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眾咸勸其請給。

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胡惟庸謀反。事覺。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識。洪武十三年。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掾曹名臣錄

人所遺之絹帛瓦器。官所給之婦女。似于義可受。而劉君獨一無所取。寧甘刻苦自勵。古人所謂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何多讓焉。後此免禍患。而躋通顯。實基于此。萬鋼字仕堅。南昌人。少曾為吏。洪武中。應聰明正直薦。高皇帝問曰。天下何人快活。諸選人對皆不稱。鋼從容對曰。畏法度的快活。上曰。朕改一字。守法度的快活。即授廣平府同知。有惠政。鑿石改道。石上有文曰。萬鋼改路。南行人。

在昌法戒錄鈔

卷之三

五

咸異之。廣平民為之立祠。南昌府志

畏法度。纔肯守法度。能守法度。則理得心安。災害日遠。魂夢常寧。諺所謂半夜敲門不吃驚者。豈非極樂境界耶。鋼自幼從事公門。於天理王法。實有一番體驗。故能為此語。實千古不易之論。明太祖改一守字。覺漸近自然。要其吃緊處。全在畏字也。公門中無不知法度之人。止因不畏法度。遂至常常干犯。律有知法加等之文。無非使其知所畏耳。試看不畏法度者。貪一時之微利。喪一己之天良。一旦破敗。刑辱立至。即使倖免。旦夕而風吹草動。無非驚悸。有不長懷戚戚者乎。吾願為吏胥。



者二復斯言常從一點畏心去尋樂境也

洪武永樂間蘇郡有人爲嘉定縣吏其鄉人以事誑誤至縣潛白吏求助直之吏曰今自郡守下至縣首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敢私出入文牘耶然若事既直汝第公庭實對決無枉理後果獲昭雪鄉人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堅辭鄉人不肯持去吏乃曰吾爲鄉曲故爲君受一斛其人別去後半載吏假歸以厚粟奉還鄉人之母曰此若兒向寄我處今以還母近古錄

有理之訟一入衙門吏胥方故爲恐嚇或因以爲功或探官長之意以神其招攬需索之計此衙門人慣技也

吾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去

茲獨開心見誠勸其以實具對又慰以官長必無枉理如此舉止何等光明正大惟其事前絕無所爲故事後亦堅不受謝蓋始終一點主持公道之良心耳衙門中得如此者數人愚懦之受害者少矣吏胥之造福者亦多矣

况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爲吏以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爲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鍾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吏喜謂太守易欺三日召詰之曰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辨

命引出大人。卽庭下擲殺之。郡中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敢犯。乃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者。又籍民善惡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論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咸禁大行。減重賦。官田募民開墾荒田。以抵糧額。罷平江伯董潛。歲取民船五百艘。辨誣軍修河港。凡所論列。悉允施行。民困盡甦。逃移復籍。復興周文襄晝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逃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畱者。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七

八萬人。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卒于官。吏民聚哭。爲立

祠焉。掾曹名臣錄

爲胥吏者。一有輕視其官長之心。便作姦軌法。靡所不至。况公所爲。懲一以警百也。數人雖斃。而人知畏法。所保全者多矣。跡其摘發奸伏。設立條教。繁簡得宜。旌善罰惡。勸懲悉當。減煩重之賦。而民甦困。累立收糧之法。而吏無侵盜。要皆爲吏時熟悉利弊。見之眞。故行之力也。至今江南人。猶稱爲况青天。婦人稚子。無不知之。設專祠于學宮之內。春秋致祭。其遺愛在人。如此。

黃子威名。輅以字行。江西進賢人。少爲吏員。以薦署屯田。

主事改長洲縣丞。徵政勤敏。省刑罰。陞刑科給事中。遷刑部員外郎。吳淞大澇。塞夏二尚書。交薦擢松江知府。首蠲秋稅。出廩給賑。請收古錢。而罷鑄役。請免解京繕造材。民賴以蘇。在郡廉能明斷。治松者皆莫能及。以喪去。官松民乞畱。巡撫胡槩以聞。上謂憲尚書曰。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人心如此。從之。後以註誤謫戍邊。民復請得宥。還職。久之。老郡中。至今祠焉。南昌府志

觀黃公爲政。省刑罰。蠲秋稅。出廩賑給。請罷鑄役。免解京材。種種皆及民善政。良由爲吏時。目擊民間苦累。無過於此。故一麾出守。行而宜之。民受其惠也。黃與况同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六

爲江西吏員。蘇州松江同爲江南劇郡。號稱難治。一公治行冠絕。前後至今皆有祠祀。誠千秋佳話哉。

鄭宰廣西府吏。凡鎮帥初至。土官率饋獻。爲故事。帥受之。卽爲所持。征蠻將軍山雲始至。聞宰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宰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將軍新潔衣也。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宰曰。饋負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卻饋。獻嚴馭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宰嘗遇事。征夷將軍韓觀醉。輒殺人。宰輒畱之。醒乃以白。宰爲士大夫所重。然竟以隸終。明史

官衙中于不應受之饋。因恐人之自疑而亦受之者。

大抵皆贖貨者。巧于借詞之故。智也。牢以潔衣爲喻。而  
斷之以天子之法。可謂要言不煩矣。具此卓識。平日所  
以自律者。可知更能存心救人。遇威嚴好殺之帥。而曲  
行其保全民命之仁。其功德尤無量也。雖以隸終。而名  
標青史。流芳百世。食報不已。厚乎。

楊旬夔州吏子椿年二十四。大魁天下。太守命旬解職。旬  
曰。念旬爲吏四十年。家無餘貲。惟畱下三箇慳囊。乞取來  
開看。第一箇有二十九文。大錢第二箇有四十餘文。中錢  
第三箇有萬箇小錢。太守問故。曰。每論獄囚。遇有人輕爲  
重者。從死罪。請改流罪。卽投一大錢。從流罪。請改杖罪。卽

舊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尤

投一中樣錢。從杖罪。改放。便投一小錢。今日旬男中天下  
都魁。皆此慳囊所積也。尚敢舍公門而自放逸哉。感應篇注

按獄問罪。主張原在官司。然承行之吏。苟肯悉心體究。  
亦可以助官司所不及。察楊公爲吏。將所平反罪囚。逐  
一登記。足知其四十年中。孜孜汲汲。以此爲事。苟可矜  
全。不惜心力。故能積至一萬數千之多。名曰慳囊。所得  
多矣。彼同時之吏。必有舞文執法。谿刻是尚者。錢財雖  
可飽囊。罪孽擢髮難數。與此慳囊。直是人鬼關頭。豈止  
禍福分途而已耶。

楊時習。江西豐城人。初爲吏。後爲大理卿。虞謙屬官。仁廟

時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楊前密請旨不當于朝班敷奏爲賈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陞時習爲卿其後大學士楊士奇奏對言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冒居卿位慙懼不安士奇又言謙歷事三朝頗爲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亦悔之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乃復虞謙大理卿授時習交趾按察使時習居官盡心王室交人黎季犛官京師求歸祭掃時習知其將爲變連疏請留之不得後果叛同事者皆署降狀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三

時習獨不屈懷印歸朝至則已籍其家矣及檢得前疏乃

復官

據曹名臣錄

虞謙奏事忤旨而時習以之得卿所謂不虞之譽也在常情方居之不疑而時習慙懼不安且自明其實無先導之言卽此見其舉止光明居心廉退矣至于識變機先克全晚節其卓見尤不易及耳

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江西新建人本謝姓初爲衛吏宣德間授汀州府經歷廉能勤敏上下愛之時衛官卒橫甚軌管殺府隸得仁按奏置之辟中官八閩索府縣金得仁遠欲上聞其人踉蹌而去秩滿當遷軍民數千人乞畱詔增

秩再任。旋擢本府推官。數辨冤獄。卻饋遺。政績益著。沙仁賊陳政景反。得仁與守將擊敗之。禽政景等八十四人。諸將議窮搜得仁恐濫及無辜。下令招撫。辨釋難民三百人。都指揮得通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請焚其籍。民多自投歸。俄遭疾。衆欲輿歸。得仁不可。曰。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諭將吏戮力平賊。遂卒。汀人哀慟。以祠祀。請從之。賜額曰忠愛之祠。子一夔。天順四年狀元。奏復謝姓累官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同上

由吏員而爲經歷。官卑職小。絕無依傍。乃能執法不回。使橫卒伏辜。中官喪膽。非識力堅定未易及此。迨奮力行間而處處以救人爲念。全活甚衆。此其仁心爲質。又非徒以強幹爲能者也。享身後之榮而篤子孫之慶。宜哉。

在滄戒錄摘鈔

卷之三

胡鼎字宗器。福州侯官人。總角穎悟。修潔寡言。其父嘗曰。兒不凡。宜以學顯。因資譴之。鼎旣遊庠序。未幾棄歸。時憲府謀辟從事。諸從史相與言。如胡某不宜掾耶。得胡掾者。宜增重。爭羅致鼎。鼎之在憲署也。志弗爲貶益。樹奇操。人不敢干。以私嘗從孫僉憲分司于泉。孫克惡而貪。曠莫敢與計事。前後從史不相能者。反爲所中。鼎摘其奸利。執法詣關飛章劾之。孫竟得罪。諸長佐每視鼎。眙曰。斯吏胸

藏陽秋。吾可弗自檢哉。由憲府三最內選叙用。鼎爲主掾。掌牋奏。識典故。以決羣疑。咸服其能。會尚膳監。選清慎史。遂得官七品階。從仕郎。鼎晨入暮出。進止有常。所旣執禮。度而儀觀。清偉。青宮見而咨羨之。性謹密。內有事。未嘗言于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吾不知也。退直無事。焚香振書衣冠兀坐。神情翛然。如在物表。賓客非故知。莫與往來者。蓋在兩京獨處者十餘年。而人見之。常如一日焉。同上

吏畏官者也。苟能正直無私。則官反畏吏。以是知公道在人。不以勢位殊也。觀胡君之居官清慎。雅有儒者之

在是戒錄

卷之二

三

風。又非徒以強幹爲能者。賢者之不可量。如是哉。

曾仍。字宏宗。福建莆田人。六歲失怙。日夜泣水漿不入口。

比長。禮度循習。應辟爲藩臬從事。矢心在公。持法惟謹。方

伯廉訪而下。咸器愛之。旣事得冠帶。待次銓曹。時知府林

慈知縣張朝。教諭黃暹。相繼客死于京。仍悉爲之棺殯。經

紀倉猝。而不愆於禮。教諭病且革。囊白金三十二兩。置仍

袖中。曰。僕輩非所託。其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以虞患

不他告。久之完金。授其子曰。此屬纊時寄也。鄉翰林學士

林澹菴。聞之。嘉其誼。語同列曰。掾之行。顧爾。吾儒庸有弗

及者乎。遂相與定交。任浙江小鹿巡檢。屬歲饑。民多亡匿。

爲盜仍安輯勞來。伺其長而尤者。還致之發。猶如神。盜用遁去。境賴以不擾。越三歲。致政而歸。上同  
居家而孝。從事而忠。人方攫金。此獨還金。不欺暗室之中。克敦友朋之誼。居然聖賢一路人。林學士謂吾儒有弗及信然。

劉本道常州江陰人。少嗜學。有才畧。由掾史見知于靖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凡戰克攻守之策。多咨訪之。正統中。閩賊猖熾。命寧陽侯陳懋往討。尚書金濂綜理軍務。以本道識達。請以自隨。軍中事宜悉以委之。本道盡心戮力。活脅從者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

口。凱旋陞戶部員外郎。景泰中。西北二邊境民不能生。本道奏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貴州邊倉侵糧事覺。展轉連坐。推本道往治。不逾月。積弊洞徹無遺。且立法以爲治規。時苗賊作亂。本道遣書總兵官李貴。貴如計討平之。奏上其功。本道曰。吾職在糧儲。用兵乃分外事也。固止之。竣事還。上嘉其廉能。進戶部侍郎。總督糧儲。興利除弊。上復賜二品服。以寵異之。上同

掾史嗜學。有才畧。屢贊軍務。著績邊疆。經濟卓然可觀。尤難得者。能活脅從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口。救濟宏多。陰功莫大。宜其以小吏而位躋卿貳。各垂史冊也。



賈斌。商河人。山西都司。令史也。景泰時。憲王振蒙蔽。大闢言路。吏民皆得上書。斌乃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宗。宋徽欽爲戒。且獻所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所記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爲鑒戒者。附焉。乞命工刊布。禮部以其言當。乞垂鑒納。不必刊行。帝報聞。明史

有明闕寺弄權。流毒最酷。景泰時。雖懲王振之事。大闢言路。而根本未拔。餘骸方張。斌以一令史。抗疏直陳。且以古來忠臣義士。及宦官之蠹政者。臚列以獻。深得古大臣忠君愛國之體。惜其書未得刊行。

廣東吏張聚。以誑誤爲布政使。陳選所黜革。時番禺知縣

在官戒錄

卷之三

五

高瑤。發市舶。太監韋眷。通番贓巨萬。選以聞諸朝。眷挾恨。因誣奏。選瑤朋比。爲倉墨。詔遣刑部員外李行。同巡按御史徐同愛。訊之。眷意。褻必怨。選引令誣證。褻堅不從。執褻拷掠。終無異詞。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瑤俱被徵。途中選病。行阻其醫藥。竟卒。褻聞選死。上書爲選訟冤。其畧云。臣本小吏。誣誤觸法。被選黜。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厚賂。噉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噉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詔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

至于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含屈。而爲聖朝累也。書雖不報。天下高其義。上同

官衙胥吏。凡被官司責革者。官司去任。摘其短而飛誣之。此中豈復有是非公論耶。娶被選黜。及選被誣。引娶爲證。以常情論。此正可報怨之時。况重以中官之權勢乎。乃娶誘之以利。不動。脅之以刑。不改。且侃侃正論。爲選身後訟冤。彼李行。徐同愛。固所稱士大夫也。而枉法媚奄。顛倒曲直。有愧于娶多矣。娶以被黜小吏。所上一書載在正史。奕世傳誦。豈非偉然丈夫耶。

張昭。天順初。爲忠義前衛吏。英宗復辟。甫數月。欲遣都指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揮馬雲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諫。昭聞之。上疏曰。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被薦裏席。鬻子女。無售者。家室不相完。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已成市儂。此可爲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急遣使賑卹。庶饑民可救。奏下。公卿博議。言雲等已罷遣。宜籍記所市物。俟命。帝命姑已之。上同

昭爲衛吏。而能極陳災傷之狀。沮人主大喜功之思。識見闊遠。詞義激切。當時廷臣。愧此多矣。民間困苦。蒙

寫曲盡讀之驚心慘目與古之繪流民圖以獻者寧有異哉。

餘杭蔣嘉家貧棄儒從刀筆爲郡吏藉之養親事祖母繼母至孝人以冤苦投無不救解成化二年一夕暴卒至廣廷中見主者呼曰汝壽當終念汝事親純孝篤性懇至况復公門積德許回生增壽三紀夫公門案牘奉公守法勿以賄賂未得置而不行勿以舞文弄法乘威嚇詐加意苛求勿圖報勿務名勿辭難勿始勤終怠耐心委曲成就而後止若力量不能亦要勤勤懇懇使寸心無愧蓋拯彼患難全彼身名救一命活一家不特一人所關實其祖宗父

在官法戒錄摘鈔卷之三

三

母相延之興廢也况鍾九載黃堂政治不顯徐晞財色不苟濟困扶危歷官二品楊旬減囚積德子奪大魁皆案牘中所爲得此顯榮特報則而效之福報不爽嘉以此言敬錄於廳事其後濟人益力由吏曹辦事得陶文襄之舉歷官憲副子儼登第儔鄉舉僞名儒嘉壽至百歲

蔣君爲吏敦孝積德死而復生爲善之報已云不爽尤可幸者主者所言入情入理步步着實覺案牘中有許多方便利濟之道隨人可行隨地可施實公門中萬金良藥也蔣君因此益加力行遂以致富貴顯榮之報願爲吏胥者將主者此言揭之壁間以爲朝夕之警焉

商輅之父爲嚴州府吏平生周急濟危容過憫孤積善好  
施人多稱其隱德在吏舍嘗勸羣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  
害人諸縣因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  
見吏舍有光翌日問羣吏家夜來有何事對曰商某生一  
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子必貴命抱來看說命張黃羅  
傘伏送還家卽輅也後三元及第人生必讀書  
一人之施濟有限能勸羣吏人人爲善方是無量功德  
人徒羨三元爲曠世所希不知皆其父自爲府吏時積  
累所致也

顧芳宏治初年間爲太倉吏典凡迎送官府停泊於城外

在官法戒錄

卷之三

七

賈餅江溶家後溶被盜誣至下獄芳集衆訴其冤遂得釋

溶以貧不能報願將十七齡少女送顧芳爲妾芳固卻之

不可得暫置月餘使妻具禮送還之後江溶益窘鬻女於

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

往顧偶坐前堂檻下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其貌似昔日

恩主顧芳使婢問之曰君得非太倉顧提控明制一品衙門吏日提控

乎顧曰然也夫人跪而拜乃言君是吾恩主也吾愛君之

賜復賴某商以女相畜嫁充相公小房尋繼正室今天幸

相逢當爲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

上其事於朝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授禮部儀制

司事。生三子。皆中高第。享年百歲。同

明其冤。而卻其報。全是一片至誠之心。何嘗逆料此女之必貴。且有相遇之日哉。惟無望報之心。而後之獲報。乃愈奇甚矣。善事之當為天道之不爽也。

王文莊公鴻儒。甫成童。作書端勁。以貧依親屬。為府史者。從治文書。郡守段公堅。見而奇之。畱居府中。衣食之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使陳選嘗識其文。曰是經世之文也。居鄉試第一。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山西提學副使。劉忠宣公薦於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為已任。崇獎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

在法戒錄

卷之三

天

能之趨名者。亦趨利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唯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近古錄

士之能書而貧難自給者。為人傭書。猶是以筆代耕。硯田餬口之事。如今之貼寫清書。皆此類也。此中豈無有志之士。毋遽目為賤役。凡夫事也。文莊公之志行卓卓。何嘗以傭書稍為貶損哉。

鄭某號樂泉。福建莆田人。父珏。郡學生。將貢。而斥落。為藩司吏。官龍泉典史。九載滿職。去有惠政。民懷之。樂泉事父孝。長遊燕趙間。遇賊。以已金子之。而完鄉人所寄之金。寄

者請分。固卻不受。上同

明制。生員被黜者。罰充書吏。鄭以微員。而有惠政。所去見思。愈於坐守一甕。無所短長者矣。子孝且義。其流澤

豈有既耶。

蔚能陝西朝邑人。起家吏員。由光祿寺典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繇。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降官。未嘗有後言。藏書

事當羣情畏避之地。公道一時難明。有人能擔當一分。則受庇者不少矣。蔚公只此一節。亦足知其平日為吏。

在昆城錄抄 卷之三

存心利濟。非沽沽一身之計者也。

楊自懲。鄆縣人。初為吏。存心仁厚。時令好苛刻。自懲常為寬解。不使含冤。日火令大信之家。甚貧。私遺一無所受。而囚人在禁。無食者。撤已食之粥。以濟之。令鞠事。常怒一罪人。自懲從旁請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何況于怒。令為之。霽威生子。守陳。吏部侍郎。謚文懿。次守陞吏部尚書。孫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俱以名節著。今科第猶綿綿不絕。此上天福善之不爽也。地吉錄

一片哀矜惻怛之心。隨處而施。故能使大令信服。而全活甚多。宜子孫之鼎盛也。為書吏而欲昌厥後。當以此。

爲法

黃岡王思旻爲縣刑房吏。有被盜誣者。陷獄中。王心知其枉。力言於令。獲釋。思旻後以三考爲泰州判官。歲大水。值巡方御史至。思旻具饑民冊。求請發賑。御史弗許。王抱冊投水中。御史憫其意。令人急拯之。允所請。丁憂歸。卜葬山中。見一處形勢完美。恐不能得。徘徊久之。遇前被誣者曰。此非王恩人乎。何爲至此。語之故。且指其處曰。此我家山也。吾荷再生恩。豈惜此一抔土乎。遂扞葬焉。孫濟進士官。彙政曾孫廷瞻。官大司寇。廷陳官翰林。與李夢陽何大復等號稱嘉靖七才子。至今科第聯綿。黃岡縣志

舊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三

王之脫人於獄時。心知其冤。而白之。非爲買山計也。其人雖感激。亦不知此山之可以報王也。十餘年後。兩相需而適相遇。似冥冥中有陰相之者。語云。陰地由於心地。於此益信。身在官衙。此等被誣於盜之事。所見不少。盡惻然動念。爲之解救。培此方寸善地。比之百般計巧。以圖吉壤。不且逸而有獲耶。

徐一元字在川。崑山人。任交河主簿。先曾在嚴文靖公墓。因三吳大水。爲草蠲糧。疏上之。得請全活數百萬人。後子孫皆貴。至五世孫乾學。庚戌探花。秉義。癸丑探花。元文已亥狀元。同胞三。及第從古未有人以爲世德之報云。配命錄

玉峰徐氏兄弟甲科一門鼎盛其先世積德行善定非一端此事載配命錄中與家乘相合尤信而有徵者故并錄之以爲世勸凡地方水旱災傷之事動關民命官司雖有職掌而心力或多不周身在公門者果能盡心籌畫力圖救濟雖無顯名必有厚報此正所爲陰德也萬歷戊辰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掾有龔陰指揮繫冤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極無以爲報請以女奉箕帚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曰使不得如是再四竟不從後其子上公車途有拊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

聖法戒錄抄

卷之三

三

何神明之告爾也

丹桂籍

救人之冤甚力卻人之女甚堅掾吏中之忠信而正直者也子中大魁而若或示之符契正以見天不負善人雖未嘗告人之言鬼神無不陰識之也

徐珪應城人爲刑部典吏先是千戶朱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給曰周皇親家也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歿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已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璘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於鵬而令張指女爲



妹。又令賈校尉屬女亦如張言。媒者遂言聶女前嘗周皇親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皇親周家。無有復命。大臣及科道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王琦及聶母女當杖。獄上。珪憤懣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指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欺蔽。陛下法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並賈校尉。及此女于市。請戍鎮撫司官。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冤。臣一介微軀。知禍必

在書法戒錄鈔

卷之三

至

不免顧與其死於東廠鎮撫司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帝怒。下都察院考訊。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時孫磐以進士觀政在部。上疏謂近諫官以言爲諱。而非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珪後以薦授桐鄉丞。歷贛州通判。以平盜功擢知州。

明州史

直道自在人心。朝野豈無公論。惟持祿保位之心。勝遂致依違。顧忌明知其非。而不敢言。徐君一刑。曹吏耳絕。無顧忌痛切。指陳存天下是非之公。正國家刑罰之失。典吏之名。榮于公卿臺諫矣。

吳成器。休寧人。由小吏爲會稽典史。倭三百餘劫會稽。爲

官軍所逐走。登龕山。成器遮擊盡殪之。未幾。又破賊曹娥江。擢浙江布政司經歷。旋授紹興通判。論功。進秩二級。成器與賊大小數十戰。皆捷。身先士卒。進止有方略。所部無秋毫犯。士民率於其戰處立祠祀之。同上

成器禦寇立功。居然將帥之才。而出身亦由小吏。是胥曹中。不惟可以習吏治。并可以講武略也。其所以每戰必克。士民愛慕者。尤在於秋毫無犯。孰非平日好行方便。不肯妄取之心。所推而暨之者乎。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明末爲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荆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

在官法戒錄抄

卷之三

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於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臥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爲忠厚之報云。隴蜀餘聞

當含冤莫訴之時。而鬼神爲之默濟。其厄忠厚之報。彰彰若此。世有爲善。不免受累。而天獨巧於相報。皆此類也。

萬歷間。增城縣獄卒名亞儘。音如。阿來。者。素稱樸健。值臘月逼除。獄有重囚五十餘人。號哭不止。聲聞於外。亞儘亟止之。問其故。衆曰。歲朝將臨。合邑之人。無不完聚。我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能相見。且係重犯。勢不可出。是以悲耳。亞儘俯

首長久曰。無難也。我與爾等約。今夕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齊來赴獄。我釋爾罪。應死。爾俱不來。我亦死。爾來而或失一人。我亦死。爾人人來。我至壽盡亦死。等死耳。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是時法網濶疎。且值改歲。不甚嚴稽。悉放回家。明年初二日前。囚陸續而至。按名呼入。不失一人。亞殫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跌坐而逝。獄衆感德。浣濯其體。而加漆焉。以其事言于縣。縣上巡按御史。請爲縣獄之神。今肉身尚在獄中。

臚臚

以獄卒而縱囚。雖不可爲訓。然其輕視一己之死。而切於救衆人之死。則固仁人義士之所存心也。以視凌虐

在法戒錄鈔

卷之三

三

囚徒。因而爲利者。何啻什伯哉。

江陰門軍張旺。恨一讐家。一夕匿火。將焚其室。道經觀溝。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而見旺。有怪鬼數百。隨行。頃見旺回。則皆青衣童子。前導詰旦。叩其故。旺曰。我恨某不能已。本欲焚其室。旣而默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旺自是。猛然回首。棄家入山修。遂證仙果。

丹桂籍

一念殺機。冤鬼隨之一念悔悟。吉神導之。公門中人常作是想。則欺人害人之心。乍發即止。雖未能證道。登仙而轉禍爲祥。逢凶化吉。所得已多矣。

櫟陽尉郭鄴。困頓無一善狀。親友漸相疎斥。每困倦時。見

二物如猿跳躍其旁心甚惡之卻之不得後自悔過折節  
改行忽一日二物見形作人言曰我乃主世之災耗者君  
有罪故來相擾今君有悔過遷善之心當從此逝矣同上

災耗二物竟至有形可見今人處此必思所以祈禳之  
術豈知悔過遷善遂不得相犯所謂人有善念吉曜照  
臨者也吏役中有機巧過人而動遭刑辱困窮不免者  
焉知非二星作祟之故尚其以改行從善爲祈禳之上  
策乎

潘奎爲本郡掾慈仁好拯物太守御下嚴胥吏無敢啟口  
有豪甚殘暴往往誣陷殺人賄諸役煨鍊人無敢辨一日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姜

當審錄退奎伏地爲諸囚白冤并數豪不法事甚具守乃  
覆訊得實悉解放捕豪下獄後奎於吏舍生子守夢諸神  
騎乘鼓吹送一兒至吏舍醒而念曰有德者必有後是潘  
奎家也月給粟用之所生子卽尚書恩也江南通志

鄉豪之誣陷良善惟恃錢多足以飽啖吏胥耳使吏胥  
盡如潘也雖錢如山積技何所施潘眞仁人也義士也  
雪冤枉除民害功德最大神物降生克昌厥後夫復何  
疑

朱仲南爲縣主刑吏景泰末無錫大飢民無食者羣聚而  
之有穀之家強貸焉有穀之家指爲盜上之郡郡守擬以

辟仲南爭之曰法當笞足矣守怒其徇榜掠甚毒嚴訊至再無異辭獄以不成英宗復辟諸囚邀赦出仲南曰我爲小吏活三十六人亦可以無負矣遂解獄歸上同強貸有應得之罪坐之以盜則失入矣仲南揆情準法執之甚堅甘受榜掠而不辭即使終不邀赦而在我之心已盡可無愧於三十六人也主刑之吏均當以此爲法

李太宰邦彥父曾爲銀工或以爲誚邦彥羞之歸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乃可羞耳銀工家出宰相此美事何羞焉智囊

在官法戒錄綱鈔

卷之三

三

銀工之子爲相此必其能行善事積有陰德與尋常業治惟利是計者不同此正可爲白屋出公卿行善獲美報者立一榜樣世人遇此往往不稱羨之效法之而反有薄之之意何所見之謬也胥吏之役不賤於銀工而以讀書識字之人處是非法紀之地苟欲爲善積德較之一手藝人更易推廣試觀古今來祖父爲胥吏而子孫登科第作公卿者在在有三復李母之訓當益思其致此之由而厚自培植也

方麟號節菴蘇州崑山人棄舉子業爲商未幾棄商爲郡從事卽府吏也其友怪而問之方翁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不

爲從事而爲商與從事之不爲士乎。會歲歉。盡出所有以賑。飢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以冠服。選授建寧州吏目。方翁不赴。惟竭力農耕。殖其家。樂善好施。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志節較然。有聲朝。寧。顧太史九和云。吾等見翁與二子書。亶亶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其要在有益於生人之道而已。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驚勢利。以相驅軼。於是。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耻工賈。夷考其實。射財罔利。有甚焉。方翁士商從事之說。隱然有當于古者四民之義。是以二子皆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

在昌法錄摘鈔

卷之三

三

物求盡其心也。王陽明集

論尋常擇術。郡吏不如爲商。商又不如爲士也。然苟以濟世爲念。則又不在此論。如方翁之棄士商而爲郡吏。豈知其有益於人。乃在士商之上。耶。得陽明之論。可以勵世之爲郡吏者。更可以愧世之爲士商。而不如郡吏者。

吳江朱大經。繇吏員任倉大使。甫半歲。乞歸。訓蒙。度日。取子不苟。令公劉時俊。訪求邑中善士。鄉者或以大經對。公書匾。具禮。差養民官。旌其廬。近古錄

由吏員而得官。人所視爲進身媒利之階者也。乃不半

歲而乞歸。其志遠矣。苟無善行。何足動有司之景慕也。以塵埃趨走之吏。爲矜式一鄉之人。是故君子貴乎自立。

段常。浙江鄞縣人。初爲功曹掾。有患疫癘者。衆徙以避。常曰。夫舍中人。皆兄弟也。而急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妾。而弗蠲也。素不眾疑之。常每往。必與僕偕。明燭達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云。後移役蘭谿。晨出。路遺一青布囊。中有金也。歸而懸諸屏舍。往跡其人於亡所。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驅辟而遺之。死無償矣。

在官法戒錄鈔

卷之三

美

常卽挈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爲謝。常曰。君謂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辭而去。後奉化尹曹蘭谿。尹唐同食於棘闈。談及段掾事。歎曰。孰謂世無好人哉。同上  
此種居心行事。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雖以掾吏終身。而聞其風者。足使貪夫廉。薄夫敦。其功不在夷惠下也。

韓樂吾。名貞。字以中。興化縣人。陶甃爲生。居破窰中。受業于心齋。仲子漸習識字。粗涉文史。久之。學有得。以倡道化俗爲任。無論工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願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有縣令某聞而嘉賞之。遺米二石。白金

一。鍤。受。米。而。還。其。金。令。問。故。對。曰。儂。窶。人。無。補。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號。曰。樂。吾。從。祀。鄉。賢。觀感錄

樂。吾。一。窰。匠。耳。而。日。講。學。以。倡。道。人。鮮。不。異。而。笑。之。今。觀。其。因。人。誘。誨。從。遊。者。化。而。善。良。與。居。者。均。無。訟。牒。則。其。功。又。豈。在。講。學。者。下。哉。吏。胥。托。身。官。府。苟。能。隨。事。勸。導。爲。之。解。紛。而。釋。怨。其。人。之。樂。從。而。有。益。也。又。豈。在。窰。匠。下。耶。

李可從。字。信。吾。陝。西。盩。厔。人。慷。慨。有。志。略。充。才。官。明。季。闖。賊。犯。河。南。信。吾。倡。義。勤。王。隨。督。師。汪。喬。年。監。紀。孫。兆。祿。討。

奪。晉。法。戒。錄。摘。鈔

卷。之。三

三

賊。臨。行。扶。其。一。齒。畱。其。家。與。妻。訣。曰。此。行。誓。不。殲。賊。不。生。還。家。無。憶。我。有。齒。在。焉。賊。陷。襄。城。信。吾。從。汪。公。抵。死。出。敵。汪。數。目。之。曰。爾。何。官。信。吾。曰。才。官。耳。願。效。死。命。汪。奇。之。城。破。汪。自。刎。未。死。罵。賊。被。樂。孫。亦。被。執。賊。方。加。刃。信。吾。以。身。蔽。翼。遂。同。遇。害。其。子。溶。招。魂。葬。於。西。郭。襄。城。人。爲。表。其。墓。曰。義。林。溶。孤。貧。能。自。立。講。學。明。道。崛。起。關。中。爲。理。學。宗。工。一。時。賢。達。皆。尊。師。之。卽。所。稱。李。二。曲。先。生。也。李氏家乘

襄。城。之。陷。一。時。三。帥。望。風。而。靡。信。吾。以。營。卒。捍。衛。督。師。同。死。王。事。襄。城。士。大。夫。招。魂。以。葬。私。諡。忠。武。有。以。哉。有。子。二。曲。讀。書。行。孝。蔚。爲。儒。宗。雖。未。仕。宦。而。顯。親。揚。名。莫。



大乎。是所以報信吾者。不亦厚與。

李珠。字明祥。秦州人。充州吏事。州守王瑤湖聞學。有感。勇  
失嗜。學躬體實踐。久之。名聞遠邇。士大夫異其爲人。爭相  
褒美。珠遜謝不居。惟以導人爲善爲功課。一時州縣吏書  
皂快。感化遷善者甚衆。有欲棄役就學者。珠曰。苟實心爲  
善。在公門尤易施功。何必棄役。聞者歎服。珠事親極孝。母  
歿不能葬。及期。數日前。啟擴得天全錢百緡。珠號天泉。適  
與錢合。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後配享崇儒祠。李二曲曰。道  
無往而不在。學無人而不可。苟辦肯心。何論壽類。若明祥  
者。可以鑒矣。安得各衙門吏書。盡如明祥之慷慨篤信。則

在官法戒錄摘

卷之三

單

有益於官民。有造於地方。非少孰謂公門非行道之地耶。

觀感錄

善莫大于及物德。莫厚於感人。而能感官衙之人。使之  
共遷於善。此中所全更多。蓋勝於享高爵厚祿。不能有所  
化導者多矣。奚必棄役而別求利濟哉。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爲戍卒。年二十。聽人講大  
學首章。奮然感動。成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公集諸儒講理。  
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坐講。  
旣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遂殫力就學。篤信力行。慨  
然以程朱自任。有兵恭順侯吳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

子先生固辭。或問故曰。吾軍士也。召役則可。若以爲師。師豈可召哉。聞者歎服。侯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嘗正冠婚喪祭之禮。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迨老。以父遊江南。歷險蹤訪。沒於揚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後崇祀鄉賢。李二曲曰。小泉先生崛起行伍之中。闢洛閩絕詣。以振頽俗。遠邇嚮風。賢愚欽仰。思菴薛子不遠數千里。從之學。卒得其傳。爲一時醇儒。其後呂文簡公又問道於薛。以集關中大成。淵源所自。皆先生發之。有功於關學。甚偉然。其初特一軍卒耳。甚矣人貴自立也。同上

廝養中有此大人物。可見人性皆善。力學在人。無人不

在。法戒錄鈔

卷之三

學

可與講學。無地不可以爲學也。始則爲人所役。繼則爲世所師。天爵尊於人爵也。凡役於人者。慎毋視爲可以不學。薄待其身哉。

程品。廬陵人。崇正間。以吏員謁選。至京。適武舉陳啟新。以疏請罷科目。考選擢爲吏科給事。品抗疏糾啟新。其略曰。啟新非參科目也。是壞國體也。廢孔孟也。孔孟之書。修齊平治之要。立身行政之本。忠孝節義。由此而出。罷推知考選。語尤不經。按臣巡方。有人境有考核。有復命。有歲參。有風聞。又有大計黜陟法網。不爲不密。賢者自應選舉。以風世。不肖者自應擯斥。以示懲云云。吉安府志

程以吏員出身而立言罷科目考選之非其心之大公無我已可槩見至謂孔孟之書爲忠孝節義所從出是真讀孔孟之書而身體力行者莫謂吏胥中無讀書有得之人也

歐陽光任興國人爲邑掾以公事至吉安拾遺金一囊守

以待亡者訊得實完而歸之居家多賑貧乏掩枯骨鄉閭

仰其善行

徽水志林

人自廁身公門每以天下無不可取之財方將設詐以攘奪之遇一切貧乏急難之人則更漠然不復動念矣今獨拾金不昧又復賑貧乏掩枯骨卽此而觀其於衙

在官法錄摘鈔

卷之三

聖

門必不肯爲非理橫索倚勢害人之事莫謂吏胥中無輕財好義之善人也

王璋字豐年浙江人以掾吏起家康熙時知興國縣精強有幹才政治多所興釐閩海降兵屯壑邑中璋條請按籍授田析置諸鄉俾不得聚處合勢卒伍有宄法者按律繩之皆斂戢不敢動以鹽政聖謨去後屯弁應耿逆煽起爲寇驛驢者數年故老皆言使王侯無去當不至此也

同上

以掾吏起家於民生吏治蒿心已久故爲令多所興釐更能約束悍卒以徯善良使故老思之不置可謂賢矣事在康熙間流風未遠尤足慨慕也

朱瑾字玉衡直隸肅寧縣人。母早故。事父能得歡心。鄉里有孝子之目。家貧。棄儒業。爲府刑曹吏。醇謹無欺。爲府官所信任。交河縣貧民韓爵。拾糞夜起。遇羣盜。脅令負贓。至廟中。賊分贓畢。以布衫遺爵。誣爲盜首。縣擬重辟。瑾廉得其情。力請於府。竟得開脫。爵知之。貧無以報。將子女爲奴。婢瑾峻。拒不納。曰。此官府明察。我無與也。又本邑染布舖內殺人。縣吏視爲奇貨。株連闔村十家。苦累不堪。瑾力言於府。立令省釋。悉追償所費。被誣之村。至今尸祝焉。壽終七十生三子。俱庠生。孫澗。庚戌進士。今任山西祁縣知縣。執役官衙。窺見官府審理獄囚。有所省釋。方且攘爲己

在官法戒錄鈔

卷之三

墨

功乘機詐取不苛索於事先必受謝於事後况拾糞被誣闔村株累實由瑾一言而釋者耶力行救人之事而不居其功不受其謝吏胥中有此婆心盛德宜其後嗣之克昌也

在官法戒錄摘鈔卷之四

崑山葛正笏摺書

同訂

桂林陳宏謀榕門編輯

長洲張鳳孫少儀

臨川李安民書臣參校

戒錄

張湯杜陵人。父爲縣吏。湯爲兒時守舍。鼠盜肉。湯搨得鼠。

掠治訊鞫。取鼠磔堂下。父視其文辭。所作獄辭如老獄吏。大驚。

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長安吏。遷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律令。務在深文。爲廷尉治獄。必舞文。巧詆深刻。吏多爲爪

牙用。湯始爲小吏。乾沒。取他人科以爲已有也。與長安富賈交私。及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列九卿。陽收接天下名士。巧排大臣。自以爲功。爲御史大

夫七年。有罪自殺。漢書

張湯爲酷吏之首。其深刻殘猛。自兒時已然。雖若出於

天性。要因其父生平作吏。務以刀筆爲事。湯耳濡目染。

不覺習慣成自然也。磔鼠之舉。已見後來殘酷之端。父

不聞有義方之訓。反使書獄。以寵異之。遂致舞文巧詆。

卒殺其身而不悔也。

趙禹贅音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公府事太屬吏

尉周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

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用法。不可以居大府。

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爲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知而不告。吏傳相監司。互相稽察。以法盡自此始。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嘗中廢已。爲廷尉。始條侯。卽亞夫。以禹文深。及禹爲少府九卿。治加綬名爲平。以老徙爲燕相。有罪免。同上

禹爲丞相史。府中旣稱其廉平。獨周亞夫謂文深不可任。真至言也。觀其歷躋通顯。秩非不尊。而與張湯輩論定法律。爲嚴刑之始。卒以罪免。亦爲法自弊之報也。

在官戒錄鈔

卷之四

二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爲郡吏。補御史掾。舉侍御史。爲涿郡太守。所誅殺甚衆。郡中震恐。三歲遷河南太守。其治陰鷲酷烈。曲法深文。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後以府丞義上書。奏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丞按驗。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決大驚。因數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

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

同上

殘酷性成。真與業屠者無異。一死不足以快天下之心。獨惜其母賢智。若此而不能化誨其子也。傷哉。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爲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八爲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以丙吉薦爲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以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咸調語也。萬年迺不復言。

同上

晉書法錄摘鈔

卷之四

三

萬年自郡吏以至九卿。皆以諂諛得之。雖富貴終身。齷齪實甚。尙欲以衣鉢傳授其子。真不知人間有羞耻事者矣。得志一時。貽笑萬世。自好者不爲也。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

掘塚也

爲姦已而爲吏。以治獄。至

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豪吏十餘人。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遷河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于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溫舒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奏行。不過二日。得可論報。流血十餘里。其好殺行威如此。張湯敗。後徒爲廷尉。復爲中尉。溫

舒多諂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所窮治。犬抵皆糜爛獄中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多以權富貴。後有人告温舒受員騎錢。及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累千金。同上温舒本無賴慘刻之人。又復爲吏。以事張湯。得以逞其慘刻之技。殺人至流血十餘里。爲自古所未有。其身死家滅。且同時五族獲報之慘。亦自古所未有也。慘刻之人豈可一日在公門以肆其毒耶。

舊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四

尹齊東郡荏平人。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督盜賊。以斬伐爲治。爲淮陽尉。誅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同上

在公門中。縱不能有恩惠於人。且勿結仇怨於人。尹齊死後。至不能保其尸。怨毒之於人甚矣。

咸音宣。揚人。以佐史。給事河東守。稍遷至御史。及丞。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誅。殺者甚衆。後爲右扶風。捕吏上林中。射中苑門。宣下吏坐大逆當族。自殺。同上

捕吏公事也。射中苑門。無心之過也。情輕法重。至坐大逆之罪。蓋掾生平好爲深文。每將公事中。偶然過誤。煨煉成獄。故天亦以此報之耳。



趙繡涿郡蠡吾人爲掾吏涿大姓高氏賓客爲盜賊吏不敢追太守嚴延年遣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知其如此索繡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殺之同

事無兩可法有一定只須依理持平自可立身無過更

人引律查例往往心懷觀望陰持兩端不明道理昧卻良心故繡本欲避禍反以觸禍可鑒也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少爲京兆史日出醉歸曹事數廢大司徒馬公謂爲大度士不以小文責之舉爲令後以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

在官法戒錄鈔

卷之四

五

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遵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在後起爲河南太守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更始至長安遵爲大司馬護軍使匈奴還畱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同

遵爲吏時以酒廢事既貴不改卒以醉見殺其豪俊之才甚可惜也耽於麴蘖者當知所微惕矣

王立池陽人爲獄掾縣令舉立廉吏府未及召太守薛宣聞立受囚家錢責縣按驗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立實不知慙恐自殺同

獄掾之妻亦有受賍之事。足見獄中人號呼望救。百計營求。千古一轍也。立失於不知。慙恐自殺。則其真廉也。可知爲吏者不但檢束自己。并須防閑家人。共知法守。乃免於刑禍。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困辱之。安國曰。灰死不復然乎。田曰。然。卽溺之後。安國爲內史。田亡。匿韓曰。田不就官。我滅爾宗。田肉袒謝。卒善遇之。同上

遇人在患難中。卽使死灰無復然之日。亦當加意存恤。況屈伸何定。始困終亨。不可勝數。奈何止知目前可逞。不復留人餘地耶。幸是大量人。不計舊怨。反善遇之。然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相形之下。益覺前員之小人。情狀無地自容矣。

周紆爲南行唐長。到官諭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後漢書

吏所以佐官理民者。也不相倚。而相仇爲其猾耳。人性皆善。而猾吏方日趨於惡。猾吏不除。民生不安。故人人側目。非殺之無以彰公道。而快人心。不然。吏亦赤子也。何至於此。思之思之。

王純。廣漢人。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蘆亭。亭有鬼。數殺過客。純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

寃之聲。忱咒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敢白日自訴。每夜陳寃。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忱曰。當爲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同上

此亭長殺一家十餘口。劫取財貨。慘毒極矣。彼方謂其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七

跡已滅。豈知怨鬼爲厲。必使之伏其辜而後已也。身在公門。所爲擣財害人之事。以爲必不破敗。而後卒至破敗。無能解脫者。其相報之巧。往往如此。可畏哉。

黃蓋爲吳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至爲置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諳文吏事。今寇未平。多軍務。一切文書悉付兩掾。其爲檢攝諸曹。糾摘謬誤。若有姦欺者。終不以鞭朴相加。教下。初皆怖懼恭職。久之。吏以蓋不治文書。頗懈肆。蓋微省之。得兩掾不法。各數事。乃悉召諸掾。出數事詰問之。兩掾叩頭謝。蓋曰。吾業有勅。終不以鞭杖相加。不欺也。竟殺之。諸掾自是股栗一縣。

肅清智囊

長以誠教而掾以詐應。殊負一番委任之意。此所以見殺也。

征東將軍胡質。以忠清著稱。子威亦勵志。尙質爲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旣至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匹爲裝。威受之去。帳下都督軍吏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里外。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父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晉書

吏胥於官之親戚子弟。無不竭力趨奉者。無非依附聲

在晉法鑑抄

卷之四

八

勢以爲媒利之計耳。胡君清忠勵節。軍吏無隙可乘。及其子還家。乃先期請假。候之百里之外。陽爲結伴。陰助其費。可謂巧於逢迎矣。豈知其父子清操如一。不惟不得其權。反以自取其辱。爲吏而交結內衙。獻媚左右者。均當以此爲戒。

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爲州吏。受假違期。行經宮亭湖。廟禱於神。希免罰坐。還家當上豬酒。苗至州。皆得如志。還竟不過廟。行至都界。中夜船忽自下。至宮亭湖。有烏衣三人。持繩收縛苗。詣廟階下。神遣吏送苗。山林中鎖腰繫樹。但覺寒熱。舉體生斑毛。爪牙化爲虎形。性欲搏噬。歷五年。

神乃故還以鹽飯食之體毛稍落經十五日還如人形後八年得時疾死述異記

衙門人誑騙是其慣技幾於無日無之故其視神亦以為可誑者矣以人化虎事雖不經然作吏者平日弱肉強食吞噬良民其心已與虎狼無異戾氣所感形質隨之而化此理之無足怪者耳

隋大業中有京兆獄卒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而獄卒以為戲樂後生一子頤下肩上有若肉枷無頸數歲不能行而死述吉錄

以獄囚為戲樂之具可謂別有肺腸殘忍成性生理已

舊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九

絕所生之子形貌不全有同桎梏理也非怪也不知其心亦嘗感然一動否

義寧中豫章郡吏易拔還家不返郡遣吏追拔見拔言語如常亦為設食使者迫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角張身有黃斑徑出門去一至山麓即便成三足虎豎一足即成其尾異苑

黃苗化虎尚復人形於五年之後此則永為異類矣要皆其平時積惡害人之所致也世之嫉吏者每曰虎而冠虎而翼言其貪殘之性有似乎虎也觀此兩事即吏即虎非特如之而已為吏者其猛省於人獸之關乎

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爲  
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  
貨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鄭餘慶爲相。與同僚集  
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其年八  
月。渙贓污發。賜死。日知錄

渙以中書吏交結內官。納賄招權。傾動朝野。參預國政。  
目無公卿。餘慶叱之。而卽罷退。是宰相皆爲所操縱矣。  
乃不旋踵而贓發見誅。平生勢焰一朝俱盡。雖有狡兔  
三窟奚益哉。

湯銖者爲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暇有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十

丙狀出。卽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遂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  
權自張。廣納財賄。韋處厚爲相。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  
矣。乃以事逐之。同上

滑渙之惡已稔。故罪至於死。湯銖之權方張。故罪止於  
逐。由前而觀。則爲湯銖者。誠不如滑渙。威權之重。由後  
而觀。則爲滑渙者。又不如湯銖。得嗣之輕也。然湯銖當  
日。方酷慕滑渙之所爲。苟非被逐。不至於滑渙之勢盛。  
而禍烈焉。不止噫。世間貪賍犯法之吏。後先相望。不惟  
不以爲鑒。反從而倣效之。殆不可解。

劉自然。秦州人。天祐中爲吏。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盤

鄉兵。捍蜀城。紀縣百姓黃知感。名在籍中。自然聞其妻有美髮。欲之。誘知感曰。能致妻髮。卽免。是行。知感歸語其妻。妻曰。我以弱質。托於君。髮有再生。人死水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爲言訖。剪之。知感深懷。前愆既迫。於差點。遂獻於劉。而知感竟不免。徭戍尋歿於陣。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驢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達於郡守。郡守召自然。妻子識認。其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飽啖。卽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子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亦慙慙而死。迪吉錄

在官法戒錄抄

卷之四

十一

假公事而鬻人之妻。卽使能爲出籍。亦未必不遭陰譴也。髮猶如此。況於詐取財物。至令賣男鬻女者哉。世俗言及惡報。輒曰。變驢變狗。不必實有其事也。怨毒之必報。理自如此。

潘逢爲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形爲祟。他人卽不見。惟聞語聲云。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潘召人禁咒厭劾。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其門。曰。我是鬼。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何相仇。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綴。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能殺我。蓋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耳。靈應錄

吏之務爲深刻者。動云。尙有官府作主。與已無干。豈知一字輕重之間。伯仁由我而死。怨氣必不能銷也。下筆時安可不慎。

衢州一里胥督促民家租賦。民家貧無以備殮。祇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問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云。不忍見子。未見日光。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里胥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踰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仍至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

在星城錄抄

卷之四

十一

無蹤。里胥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雞已斃於草間。羽毛悉零落。自後一邨少有食雞子者。上同

柳子厚有云。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雖雞犬不得寧焉。道呼之擾。比比皆是。天使一雞巧示報應。欲需索者。惻然動心。灑然變志耳。

郎吏馮球家最富。爲妻買一玉釵。奇巧直七十萬錢。先是相國王涯之女。請買此釵。王曰。我一月俸金。卽有此。豈於爾惜之。但一釵七十萬。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不復敢言。數月。王知前釵爲馮球所買。歎曰。郎吏而妻首飾如此。其可久乎。後未浹旬。馮爲蒼頭。斃死。卒符王涯所料云。地吉錄



宰相之女。嫌其貴而不買之。欽。郎吏之妻。買之。若不費力。非其家貲。厚薄不同。一惜福。一折福耳。世之以胥吏致家富饒者。其什物用度。色色美麗。多在官司之上。猶且誇耀鄉里。賣弄豪華。要之。皆其速亡之兆也。果有餘貲。何不周給窮戚。施濟鄉里。爲窮人不能做者。做一二件。庶幾免於悖出之後患。

包孝肅公之尹京也。初視事。吏抱文書以伺者。盈庭。公徐命闔府門。令吏列坐階下。較數之。以次進取。所持案牘。徧閱之。既閱。卽遣出數十人。後或雜積年舊牘。其間詰問辭窮。蓋公素有嚴明之聲。吏用此以試。且困公。公悉峻治之。

在法珠摘鈔 卷之四

圭

無所貸。自是吏莫敢弄以事。文書益簡矣。天府雖稱浩穰。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爲。本朝稱治天府。以孝肅爲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御掃編

吏胥狡獪之技。歷來如此。然畢竟有何用處。徒自取罪戾而已。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責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

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此夢溪筆談

此計誠巧但以播楚而易錢財細思終不直得衙門中竟有以代杖爲業者傷父母遺體博酒食醉飽之樂下愚不爲奈何反以爲得計也

吉水滑吏於令始至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葛源攝令事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訟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之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故以少斷獄龜鑑

爲官者方慮事多爲吏者惟患事少事少則官不能欺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四

難於弄權也此種慣弊至今人其見聞矣雖極狡詐究何益哉

宋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爲之犯罪許用蔭贖祖父作官曾有恩蔭者子孫爲吏犯罪准折贖也吏有所恃敢於爲姦天

聖間吏母士安犯罪用祖令孫蔭詔特決之仍詔今後吏人犯罪並不用蔭又詔吏人投募責狀在身無蔭贖方聽入役苟吏可用蔭則是仕宦不如爲吏也誘不肖子弟爲惡莫此爲甚禁之誠急務也燕翼貽謀錄

祖宗之蔭不能庇不肖之子孫吏有出身名家者當努力自愛毋重辱其先也

陌中。趙及判流內銓。始置闕亭。凡有州郡申到闕。卽時榜出。以防賣闕。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州郡丁憂事故。有申部數年。而部中不曾榜示者。吏人公然評價。長貳郎官爲小官時。皆嘗由之。亦不暇問。太宗皇帝曰。倖門如鼠穴。不可不塞也。遂嚴禁之。同上

賣缺之弊。自昔有之。當綱紀肅清。自無所施其伎倆。凡起文出結。惟宜秉公速辨。以成人之功名。不得勒措錢財。高下其手也。

中書五房吏。操例在手。惟顧金錢去取。任意所欲與。卽檢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見。韓魏公爲相。令剛取五房例。及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五

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謄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一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間。智囊

多立條例。原以防吏胥之姦。不知例愈多。而用例愈巧。益佐其姦耳。此種伎倆。千古一轍。故韓魏公釐定章程。而吏不能任情高下。孰謂清官難出。滑吏手也。爲官者固不可不知。而吏亦當深以爲戒。

宋時經畧府丞差某。奉檄辦公。止於驛舍。怒驛卒服事不恭。及去。以飼馬殘草。投於井中。謂已無再過之期矣。未幾復奉差過此。時天暑渴甚。臨井汲飲。昔日殘草在內。不及

細視。哽咽氣塞而死。配命錄

官司差人狐假虎威。到處肆橫。以爲排場。應如此。豈知顯報卽在眼前耶。可異者。驛卒原無加害之心。而承差自作自受。何相報之巧也。

寇萊公爲樞密院。王旦在中書。吏倒用印。寇公卽行懲責。後樞密吏亦倒用印。中書吏人亦欲王懲責。以報前怨。王公問衆吏曰。汝等且說他。當初責爾等是否。衆吏曰。不是。公曰。旣不是。豈可學他不是。陳鑑王文同爲御史。每人院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諸道與堂吏皆不服。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待。豈可學他。王至

在。淫。戒錄摘鈔

卷之四

夫

愧甚曰。吾自知氣質浮躁。不及陳公遠矣。言行彙纂

爲吏者。罔識大體。樂於有事。每因文移禮貌。問小有不平。輒聳動長官。展轉報復。及至嫌怨。日積傷僚友之和。悞國家之事。吏獨何所利於其間哉。觀二公之度量。宏遠以德服人。爲吏者亦可以爽然失矣。

蘇渙知衡州時。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某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草。當自取之。以爲功。尙何呼他人。此必姦。訊之而服。斷獄龜鑑

姦徒作事。瞞人。未有不自取敗露者。況人命乎。弓手殺

人棄其血衣。可謂巧於掩飾矣。不知呼儕同視。意在嫁禍。實已自畱破綻也。諺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願作弊嫁禍之胥。役常常三復此語。

眉山有人竊蘆葦根。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叔聞。獄掾受賊掠成之。太守將錄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溼。參軍程仁霸適過之。知其寃。謂盜曰。汝寃盡自言。吾爲直之。盜果稱寃。移獄於公。旣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日。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

存法戒錄摘金 卷之四

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後子孫果壽至期。頤累世貴顯。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東坡題跋

程君一念慈悲。不但得享天年。而且澤流後裔。尉掾有心煨煉。非惟死不旋踵。而且子孫式微。善惡報應彰明較著。若此。閱之。當爲毛骨悚然。

元符中。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於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妻訴於郡守。守責尉。尉給曰。有盜。已得其窟穴。遣三人往偵。久而不返。是殆斃於賊手。願自往捕。久之。無以復命。適見四鄉民耕於野。從吏持二萬錢買之。使許爲盜。

日他日案成。不過受杖數十耳。四人許諾。遂縛詣縣送府。黃司理治之。獄成。將擇日赴市。黃念四人無兇狀。詰得其實。欲出之。郡守不允。強黃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有皂衣持挺押縣吏二人。追院中。二吏同時四吏暴卒。又數日。囹令死。尉亦死。郡守越四十日。中風死。一日黃見四囚拜曰。某等枉死。上帝並欲逮公。某等感公意。哀求四十九日。始轉許三年。及期。黃果見四人。復至。遂洞泄血痢而死。監懲錄枉殺四人。而官吏之死者。倍之。豈不可畏。世之捕役。緝盜不獲。往往誣指平民。以塞責。而主刑之吏。又從而文致。其罪皆難逃。此種冤報也。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六

陳貫爲三司副使。惡一胥狡猾。欲逐之。胥奉事彌謹。歲餘並無壞事。貫亦竟善待之。貫偶宴客。付錢令辦。胥明日攜十歲女。賣於東華門。揚言曰。陳副使請客所需。十未付一。今不得已。賣此女也。因密結邏者。使聞於內。貫以此罷官。後胥惡死滅門。感應篇注

官知胥之狡猾。因無壞事。不加斥逐。竟善待之。其馭下也。公而厚矣。宴客而發錢令辦。更非違法擾索之事。乃胥無隙可乘。卽藉此而中傷官長。誠事出情理之外者也。觀其揚言曰。副使宴客。胥令賣女。最易駭人聽聞。計則巧而心實險毒矣。宜其有滅門之禍也。

孫奮爲扶風吏。尅取民財。遂至巨富。大將軍聞其富。索白珠十斛。紫金三千兩。不與。坐以叛逆。抄沒貨產。併逮家口。相繼滅絕。同上

吏以巧猾之才。憑官衙之勢。橫行鄉曲。尅剝小民。自謂惟我獨強。不知更有強於彼者。隨其後而抄奪之。且并其家口而滅絕之。悖入悖出之理。章章如此。諺云。螳螂捕蟬。豈知黃雀在後。可爲猛省。

廬陵法曹吏。嘗劾一僧致死。具獄上州。時妻女在家。方紉縫。忽見二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廚中出。謂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汗流視其門。扃閉如故。吏

舊唐錄

卷之四

九

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其案。已不及矣。竟殺僧。僧死之日。卽與吏遇諸塗。吏旬日竟死。通吉錄

天地間極惡之事。一有悔心。便可轉移。惟衙門中下筆如山立。案成鐵縱。有懺悔之心而死者。不可復生。豈能償其誣陷之罪。慎之慎之。

徐文獻公。炎元至元間。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爲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爲厚德長者。嚴耕錄

院司書吏。於各屬申文。凡錢已到。手者。雖有譌謬。必爲

掩飾照應不然則吹毛索瘢無所不至竟有挾官府以不得不駁之勢不知適中其攫取之計也遇徐公則其計窮矣更亦何利而爲此哉

周景遠爲南臺御史分治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爲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爲御史不可滅人理更赧服而退同上

書吏舞弊作奸懼不爲官長所容則窺伺長官陰私以

在官法錄摘鈔 卷之四

三

爲挾制把持之計奸蠹伎倆往往如此非必盡出於公也御史本無所私故不加譴怒使之懷慙而退至於親故往來官場原不能廢倘有所干請則豈能不爲謝絕此又居官者所宜知也

胡鐸爲雲南布政使庫有羨金數千兩吏告云無碍官帑例得歸公鐸曰無碍於官不有碍於民乎叱之明外史

官衙攫取非義不曰無碍則曰舊規吏胥之聳動其官以遂其染指皆由於此不知財物非從天降不取於民於何得之不碍官則碍民二語喚醒貪官汚吏多矣

王克敬爲兩浙鹽運使溫州解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



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逮。著爲律令。夫人生之禍多矣。刑獄爲甚。刑獄之禍慘矣。妻孥爲甚。苟能於此存心體察。則捶楚自不妄施。固圍自無冤繫矣。臣鑑錄

罪人不孝。法中之仁也。克惡捕快。往往以牽及婦女。飽圖詐索。更有私繫而污辱之者。最傷天理。誠念已若犯罪。忍令辱及妻子乎。報應非遠。衙門中人。皆不可不常作是想也。

黃鑑。蘇州衛人。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產業。爲害不少。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獲寵眷。爲近侍。

在官法戒錄稿鈔

卷之四

三

蘇人咸曰。父苦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復位。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颺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疏。上歎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亟召鑑至。擲此本示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滅族。吁。使鑑寵不及此。何能報之深耶。連吉錄

大凡巧於害人者。天亦巧以報之。鑑父舞文害人。而鑑科甲顯仕。似乎便宜。不知鑑之首鼠兩端。卽其父舞文之餘智也。自謂巧於固寵。不知卒以此滅族。禍以遲而彌烈。舞文之報。抑何巧耶。

戴月湖南靖人爲書手與儕假印勾攝害人甚多後發覺其儕俱承伏充軍月湖狡不肯招止問徒死於驛中一行衢少年能文後忽狂醒窩盜或告之官官初猶不信鄉里其證之乃死於獄無嗣婦與盜通流落街市爲乞丐衆共指其業報云同上

壽張爲幻造物最忌忍刑不服原屬漏網身雖未減卒其子若婦墮落火坑爲世訕笑悲夫

巖爲楚中督學初到任江夏縣送文書千餘角書辦照詳照驗分爲兩處公夙聞前道有駁提文書難以報完者必乘後道初到時賄囑吏書從照驗中混繳公乃

在官法裁錄

卷之四

三

費半日功將照驗文書逐一親查中有一件駁提該吏書者混入其中先暗記之命書辦細查戒勿草草書辦受賄竟以無弊對公摘此一件而質之重責問罪草役後照驗文書更不敢欺智囊

吏胥慣計無不於新舊任交代時乘其倥忽因而舞弊一遇有心人其弊立見卽或未卽查察而事久未有不破者一事僞而百事皆爲可疑何苦以身試法哉

施汴廬州人爲營田吏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有白毛方數寸旣長稍斑駁不逾年生施汴二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

嘿親見之迪吉錄

此與貸錢吏之爲焉。劉自然之爲驢。報應相同。天道昭彰。有債必還。有寃必報。身在公門者。當知世間無可佔之便宜也。○鄉前輩卿季兌先生。爲余言。懽陽縣有某。被一衙蠹。陰謀詐害。至於妻鬻子。賣田產。均爲所有。某猶羈囹圄中。後漸知蠹之爲謀。中心飲恨。常在獄中歎曰。吾此生不能報怨蠹。亦垂老死。誓當變蛇入其塚中。吮其腦以洩此忿耳。獄卒問得其故。爲之惻然。因與蠹交好。乃言於蠹。蠹遂懊悔。一日持酒肉入獄。與某飲。某既積怒。又恐其設害不敢近。蠹再三告以懊悔之故。且

在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三

言爾田地。現在願卽給還。子爲代贖。妻可另娶。某初不之信。蠹於獄神前立誓。許爲立券。獄卒從旁勸之。其怒氣頓舒。遂彼此暢飲。某大醉而嘔。有黑蟲長半寸。其形如蛇。蠹益悔悟。遂設法保之出獄。一切悉如前約。兩人竟保全無害云。然則輪迴生死。雖屬佛家常談。而積怨既深。累世莫解。寃寃相報。亦事理之所必至。錄中頗探及輪迴之說。正以見胥吏作惡積怨之報。不於其生前必於其身後耳。

秀州書吏陸某。有囚當杖。受勢家厚賂。陰誘官坐重法死。囚魂常隨陸不去。每陰雨。囚輒前立。陸曰。汝且去。我自來。

不數月。嘔血死。感應事實

原情定罪。出入輕重。絲毫不可假借。自奸吏受勢家厚賂。便能增飾情罪。使當杖者。竟至論死。官且爲其所用。手段可謂高強矣。及至冤鬼相隨。竟唯唯聽命。平日巧猾伎倆。至此獨無所用。豈非天奪其魄耶。試問所得之錢。至今尙能享受否也。○臨桂山峽邨。有李某窺隣人。有買猪錢八百文。隣人扃門外出。李入竊其錢。有幼子臥牀。驚覺。李遂殺之。攜錢遠颺。窮日夜行。不過二三十里。常覺幼子尾其後。抵飯店。店主具兩人食。詰之則云。適見進店。有一小子相隨。何以不見。次日又行。覺滿目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五

昏沉不能遠去。自知冤魂不散。不得已轉回。邨衆執以送官。一訊立承。竟抵罪此事。余所親見者。然則冤鬼相隨。不去。前立索命。事理之所必有。未可以爲幻也。

米信夫。浙西人。爲縣吏。柔狡譁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紛爭。因陵其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抑鬱而死。米姓由是富者。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謀逆。訟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與其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迪吉錄

公門中人。往往遇事。生波樂於興訟。但求飽己之欲。豈

知人之傷骨。肉破身家。面已赤。不免於奇禍也。凡見爭  
構。不行解勸。及拖延不結。故留訟端者。皆當以此類推。  
夏原吉爲刑部尙書時。一吏持精微文書。請押因風吹爲  
墨。所汚吏懼。肉袒待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爾起。次日早  
朝畢。至便殿。見帝。請罪曰。臣昨不謹。墨汚精微文書。上命  
易之。公退。吏猶懼甚。公於懷中出所易者。吏大感悅。配命錄

墨汚精微文書。其事似大。然畢竟過出無心。夏公是以  
寬之。卽不遇夏公。不免受責。亦自無大惡。倘若納賄舞  
文。雖事較小。夏公亦未必寬也。身在公門。無心之過。原  
不能無。有心之惡。切不可有。擇禍莫若輕。觀過斯知仁。  
爲吏者。可以知所自處矣。

在官戒錄摘鈔

卷之四

五

王文成公守仁。仕刑曹。典提牢聽事。往時獄吏相浴。取囚  
飯餘。豢豕。豕肥則屠之。分食。先生覩之。惻然。志曰。夫囚以  
罪繫者。給糧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  
豕。是宰獸食人食矣。如朝廷德意。何欲督過之羣吏。跪伏  
請寬。且諉曰。此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卽日白堂卿。  
堂卿是其議。先生遂令屠豕。割以分給諸囚。獄吏到。今不  
復豢豕云。近古錄

陽明先生。每以良心提醒人。以飯囚者。飯豕。此良心上  
過不去之事也。推此。則剋扣囚糧。自肥身家者。其罪更

甚此心不可一刻安矣。

史桂芳爲兩浙運使。於錢糧入不增毫末。出不減毫末。史曰。從來無此舊規。公曰。有甚舊規。此心不可欺處。卽舊規也。

史公年語

自來剝民奉上之事。無不以舊規爲名。官府有意釐剔。而吏胥必以舊規爲解。故官吏之營私染指。無不從此二字生發。也不問舊規而問此心。其何說之辭。吏至此計亦窮矣。

正德間。陳良謨與同年數人。公車北上。至王家營渡口。陳之家僮與土人爭毆。陳薄責家僮。婉諭土人。座中一同年

在昌戒錄摘鈔

卷之四

美

某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船行劫。反誣我家。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乞饒。乃放去。在座稱其才能。某亦揚揚得意。語陳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略耳。天理二字。卻用不着。陳慙然不答。某後爲紹興。推官以浮躁削職。疽發背死。配命錄

此人所爲。卽訟棍伎倆也。今之託身胥吏者。往往類此。且謂不如此。則與鄉愚等。不見衙門手段。故事入衙門。幾無公道。良善何以安生耶。

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魄。歸時欲娶女以行。而陸妻

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都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後尚有所遺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饋金。潸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鬱而亡。陸亦繼亡。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人而返。夫興衰靡定。豈可遽以眼前論人。方陸易女時。為避其衰。孰知乃避其興乎。言行彙纂經歷命官也。而與郡吏聯姻。其於郡吏亦云厚矣。孰知郡吏尚欲負之。則此吏平昔之貪財勢而忘道義已槩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三

也。可見其父欺心。其女自然薄命。卽理。卽數萬事。都如此也。

孫一謙為南部司獄。舊例重囚。米日一升。率為獄卒攘去。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不與燥地。不通飲食。一謙嚴禁之。自定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其食甚均。見囚衣做時。為澣補。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臣鑑錄

銀鐺犴狴間。何等慘况。不加矜恤。而復刻削為利肆。其欺陵殘忍極矣。孫君一一經理。遠使地獄化為福堂。彼禁卒因此不能橫索一錢。似乎失卻便益。少造許多罪。

孽其得便益也多矣

萬歷間一馮姓者為選司胥役以奸弊得重賄為大家宰所知。叅送刑部究擬。時選司以體面不雅。思力救之。馮猶不知。乃私自籌曰。必牽引本官。則問官有所碍。而大家宰亦不得不從寬。乃供曰。賄所以進。選司某不過說事過錢人也。問官疑。或有此。以語選司。選司怒。令從公嚴鞫之。弊賄果馮自得。妄扯本官以圖脫漏也。竟擬重刑。感應篇注

馮吏牽引本官使鞫者。投鼠忌器。有不得不寬之勢。計亦巧矣。乃反增其罪。竟擬重刑。非有鬼神顛倒其間。由其良心已壞。自入陷阱也。吏苟事事不昧。良心必不致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天

身罹法網。卽不幸而獲罪。亦必有可生之機耳。

永福縣吏薛某。專工嚇詐。虛捏狀詞。能飾無理為有理。以此致富。一日延道士鄭法林醮。鄭伏而起曰。上帝批家付火。司人付水。司已而家產罄燼。薛渡江溺死。子以盜敗。女為娼。感應事實

工於嚇詐。又能飾無理為有理。其人心思必巧。文筆尚通者也。乃不用以彰明公道。而用於詐捏狀詞。才足濟惡。遂致上干天怒。備極慘報。向使其天資愚魯。或不充胥吏。其積惡召禍。當不至如是之甚也。故吏之聰明有才者。尤不可以不慎。



池州邵道充郡皂隸。索取財物。滿意則喜。不滿意則拳毆之。官命行杖。極力施刑。斃杖下者。不可勝數。後得異病。手足窘束。遍體腫決。如板痕。糜爛痛不可言。因自呼曰善惡。終有報橋南看邵道。卒至皮肉俱盡。僅餘骨在。人生必讀書

衙門行杖之皂隸。視杖下之血肉淋漓。幾同土石。若非自遭異病。遍體糜爛。不足以動其痛楚之心。天以此顯報。卽以此示警也。惜乎悔已晚矣。

沙縣舊官弊政。立宰牛稅。壽州進士方震。孺爲沙縣令。吏某以此銀進。方問故。吏曰。每殺一牛。入稅若干。總計所得稅歲不下千金。方愀然曰。吾何以千萬物命。換千金稅耶。

在官戒錄摘

卷之四

三

吏復以衙門成例已久。去此則宰牛無所稽考。不便更張。爲言。方怒。將吏重杖。并下令永禁如律。久之。牙僧以牛病且死。告方。勿與深求。第令埋之。由是沙之牛得全活者甚多。同上

衙門有一種陋規。卽吏胥有一種染指。遇有愆之官。則以本衙出息爲言。遇無愆之官。則又以不便更張爲言。其實無非爲自己染指起見。舊官設此。皆若輩慝慮成之。此所以謂之猾吏也。夫民間宰牛。官不查禁。反欲收稅。名口稽查。實爲之主持。令其肆殺耳。杖其吏。而革其稅。猾吏之計。無可施矣。

有一鄉愚。誤買賊衣。被捕擒獲。帶至古廟。弔打備施哀告。曰：我實不是賊。現有城中某係我至戚。喚來可問也。捕喚某認識。某見賊情。恐有連累。堅不認親。鄉愚被拷而死。某至家。卽見披髮流血之鬼。呼號索命。曰：爾咨一言見死不救。爾豈能免乎？我已告準閻羅。與諸捕共質地下矣。某暴卒。丹桂籍

止於懼累。不肯相救耳。尚且立遭冤報甚矣。害命之禍。速而且慘也。彼惡捕者。手斃良民。其刑禍不延及子孫不止。

湖廣盛某爲縣刑吏。素性險惡。人號黑心家。富欲造堂樓。

舊法裁錄鈔

卷之四

三

苦地窄。與鄰張姓言。不允。盛密令大盜扳張。張不能辨。而死於獄。妻竟以地售之。樓成。得一子。六歲尚不能言。一日盛在樓中。其子匍匐而至。盛曰：吾爲子孫計。故設此。謀今爾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聲作色曰：爾何苦如此？吾非張某耶？爾以無辜殺我。謀我之地。我來此正圖報耳。盛大驚倒地。七孔流血而死。其子費盡財產亦死。丹桂籍

身在官衙。執掌刑獄。喚盜扳人。何啻順風之呼。未幾而被誣者。以死佔地。旣得樓。亦遂成就。目前而論。可謂求得謀。遂豈知其所以報之者。卽在膝前之子也。世之豪猾致富。而其子蕩費不能守者。焉知非讎人之索債耶。

張奉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之虐取民財。官有其三七歸於已。巡按唐公捕之。以計逃去。時四野無雲。忽爲暴雷擊死。五臟如剝。同上

胥吏剝民之術。惟願官之多慾。而尚刻一中其計。予取予求。無不如志矣。上司縱有訪聞。官必巧爲掩護。黠吏之藏身甚固也。抑知王法可逃。天誅必不能貸乎。

保靖州楊大王周錢火兒三人。同一駭懦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前三人共推駭懦漢出。以當虎。不意崖忽崩。虎驚而去。駭懦漢反得免害。而三人俱被壓死。同上

衙門中便宜之事。巧猾者踞爲已有。至於勞苦之事。駭

在官法錄摘鈔

卷之四

三

懦者當之。而巧猾者最善狡。脫然利害之所伏。究竟巧猾之得禍。更甚於駭懦避虎之喻。何其切也。

建州吏林達。屢侵人所有。里中有葬父者。築墳一區。風水最吉。達造僞券。稱其父未死時。將此墳賣我。遂以已父遷葬其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達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上。安有僞契欺人。奪人所葬。而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與闔家俱病死。同上

僞契佔地。里人爭之不得。無非以林達倚恃官衙。善於舞弊之故。達方自以爲得力於吏胥。鄉人亦豔羨吏胥之有勢。不知此正厚其毒。以待其自取絕滅也。向使告

爭理。風不過佔葬不遂而止。何至於此耶。倚官勢而盜葬者。可以省矣。

盧紘。任江南糧道。偶臥病。適屬邑解銀二百四十兩。暫付管糧吏張瑞昌收。隨奉遣他往。比歸。則銀失矣。詢守宅人。皆謂嘗啟戶而入者。張僕。吳勤也。獨臥於戶。而者。曹僕。陳美也。付捕快拷訊。俱不承。張訴之於城隍。及南莊五僮。一日。同房吏曹璘。方伏枕。忽厲聲曰。呼瑞昌來。張至。謂曰。銀是曹璘僕陸賢盜去。欲以授伊父。以百兩置大門內僻處。適璘父出賢倉皇卻走。時有蔡傭吳茂。歇涼戶外。竊窺乘間挈以歸。詐意非其所有。甫至家。母暴卒。子復痘殤。未幾。

在官法錄摘鈔

卷之四

三

茂亦疫死。總以取不義之財。故死亡相繼也。其五十兩。一封被竊。見者分散。已不可追。其九十兩。今在樓下牀底。陸賢盜銀。曹璘不知。卽張瑞昌失銀。亦因前世欠伊銀一百二十兩。今失去一百五十兩。多三十兩。俱令瑞昌擔承。若再追賠。恐冤冤相報。無已時矣。曹醒不知所云。眾挾曹歸索之牀下。果然。四照堂集

觀此知取非其有。殃禍立至也。前生欠負。絲毫必償也。人間曖昧之事。官雖不知。神則鑒察也。一事而可以爲三戒焉。作吏者。以此類推。則欺人之事。弗爲而妄取之心。可息矣。

須萬善幕窗悔過記

桂林陳文恭公纂在官法戒錄所以教胥吏也。至在官作幕者若獨遺焉非遺也。則因錢塘王文山先生所著實言堂紀聞三種。一曰蓮池。純幕也。刊布遠近。足以警世。未經纂入。茲見長洲彭君凝祉所輯元宰必讀書。有須氏幕窗悔過記。故附刻焉。想蓮幕諸君子固皆讀書從政之流。不若胥吏在官者比。而此篇悔過記尤足發人深省。庶一觸目警心之助。  
云爾芝陽培園居士謹識

有明隆萬間。滇省鶴慶府。有須姓者。名澄本。字萬善。幼聰穎。過人。弱冠遊庠。及長。襲父業。作幕。公務之暇。仍溫書史。自負元魁手筆。取青紫如拾芥。後以屢黜棘闈。至五旬。猶苦無血嗣。置三妾。生子率多不育。聞鶴慶山中有道人。善請目。祖師。乩齋。沐往叩。祖師降壇。仙機撥撥。此曰。須子欲

在官法戒錄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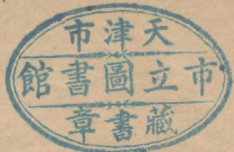
卷之四

三

問休咎乎。爾自謂多才。豈知多才多誤。途愈迷。津愈遠矣。澄本驚泣。跪訴曰。弟子半生嚙夢。欲脫迷津。不知何道。而可。祖師曰。天覆地載。古往今來。道有萬端。總歸一善。故天地以好生爲德。天地之善也。聖賢體天地好生之心。爲心聖賢之善也。走向善去。便是生路。而千萬吉祥集之矣。走向不善去。便是死路。而千萬災集之矣。人負慧性。奇才。是極幸事。又是極不幸事。何謂極幸。如聖賢稟天縱之資。而聰明才力。均用在積功累仁中。所以大。而能王侯卿相。小而享天福。延綿德。如何大福。亦如何大。豈非極幸事乎。何謂極不幸。如奸宄以不凡之質。而聰明才力。均用在機

械利慾中。所以輕則受終。身落魄之報。重則受子孫斬絕之報。惡如何深。禍亦如何深。豈非極不幸事乎。今須子有絕羣之才。吾爲爾喜。吾且爲爾悲。澄復跪祝曰。不知師訓何者爲喜。何者爲悲。祖師又批云。爾年已半百。終日之誦。詡自得。以馳騁其才。適足以上戕祖宗。下賊兒孫者也。吾是以悲之也。爾自今以後。果能改塗易轍。以從前之快。吾筆意。盡化爲今日之發。吾熱腸。則所用之才。皆恰當之才。適所以報答祖宗。培植兒孫者也。吾是以喜。澄本復禱云。弟子深悟前非。痛加洗滌。自今束筆居家。不復爲幕。將家中所積。廣行善事。未識可稍追否。祖師又云。種種善事。誠

實力行。然爾之行善。何必費家財。何必不作幕。何必束此筆也。惟正當作幕。正當執筆而行善。愈易行善。愈大何也。天下之爲官爲吏者。生殺惟我。威福惟我。利害惟我。倘存心行善。則積德累功。易如反掌。然官吏必資幕賓。以運籌而決斷。故官吏無權。而幕賓最有權。幕賓有權。而凡官吏生殺威福利害之權。無非幕賓掌握之權。千詞萬狀。爲幕賓者。一一得剖其曲直。司其予奪。區其禍福。定其死生。天地神祇。往來環視。判詞偶當。則必笑顏點首。以錄功。判詞偶謬。則必怒目切齒。以記罪。甚有自恃無私。好執偏見。又或徇情貪利。舞弊作奸。種種顛倒。以抑沉寃於莫雪者。彰



報尤速。得禍尤烈。故作幕一途。最易損陰德。亦最便於積陰德。下愚之流。認此爲咎利肥家之藪。則日持快心之筆。不啻日持殺人之刀。而祖宗之枯骨難留。子孫之命脈已斬。上智之士。假此爲濟人利物之途。則將以寸管之仁。輔茲三尺之法。而陰德之積於冥冥者無窮。餘慶之錫於蒼蒼者未艾。今須子不必費所積。以行區區善事也。卽從作幕執筆一途。求之毋泥成法。毋設成心。惻然肫然。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爲心。念此訟獄之紛出於狡猾虛飾者。固亦有之。而迫於懦受強凌。愚被巧陷。覆盆莫解者。十居其九。是全賴閱詞者。虚心以探其隱微。平心以論其曲直。設身

在官法戒錄摘鈔

卷之四

三

處地。以詳其疾苦。痛癢關切。以救其顛連。理固然矣。尤必圓通。以曲赴乎理。律宜遵矣。尤必參伍。以善用其律。總之勿泥律中之義。常施法外之仁。卽萬萬千千之善盡寄於濡毫。構語之中可也。判畢。澄本望空叩謝。卽日洗心滌慮。痛改前非。雖在幕中。常若帝天之鑒。凡判一詞。務必鋤強扶弱。尤兢兢加意於鰥寡。無告窮民行之三年。鄉會聯捷。妻妾並育五子。因作幕窗。要覽數篇。勸世及五子。長登第。次入詞館。餘亦以名宿顯。孫支林立。皆嗣書香。壽至八歲。

在官法戒錄摘鈔卷四終

